

众声喧哗：中国网民话语的类型与生成机制考量

徐迎春

摘要：网民话语以网络文学、网络博客和播客、社区闲谈聊天等形式被生产和编码着。中国网民话语置身于特殊的政治社会空间，敏感的公众政治话语受到压制，娱乐化的大众话语往往借助各种类型的隐喻与威权话语形成一种游戏关系，在这种游戏中进行着一种“狂欢式”的表达，同时以“游击战”的形式循序渐进地争取地位。正是依托大众流行话语这样一种缓和及循序渐进的方式，中国的公共话语空间才得以不断拓展。

关键词：网民话语；类型；生成；文化斗争

作者简介：徐迎春，女，博士生。（浙江大学 传播研究所，浙江 杭州，310028）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552 (2010) 06-0008-08

截至2010年7月，我国的网民规模已达到了4.2亿，居世界第一位。^[1]有学者指出，尽管网民人数日益增长，但面对政府的严格监管，中国的网络公共空间的话语已经被大众流行话语和民间叙述方式所侵占，失去了早期的公共精神。“尽管人们还在为受损的公共空间的复兴付出不断的努力，但是一个公共话语的角落在未来的中国还是前途暗淡。”^[2]对中国网络话语的研究可谓不少，但大多数研究^[3]将目光聚焦于网络论坛、社区、公告板内的热门政治、时事，较为关注政治话语，对其他类型的网络话语则较为忽视。互联网的出现给中国带来了一个全新的话语空间，中国的平民阶层第一次获得了一个相对自由表达的平台和空间。一时间，海量的话题喷薄而出，令人眼花缭乱。那么，是否存在一种总体性的网民话语？这些网民话语又存在哪些亚类型？其生成机制是什么样的？对于公共领域的建构有着何种价值？本文尝试运用话语分析的方法，对中国网民话语进行一种类型学的分析，并考察其文化价值与话语功能。^①

一、中国网民话语的社会空间

话语和社会结构存在着一种辩证关系。费尔克拉夫（Fairclough）强调，话语不仅仅是表现世界的实践，而且在意义方面说明世界、组成世界、建构世界。^[4]福柯（Foucault）认为：“有时（话语）意指所有陈述的一般领域，有时意指可个体化的一组陈述，有时则意指一种考虑到一定数量陈述的有序实践”^[5]。二者都注意到话语建构意义以及建构世界的实践。话语的实践是以一种权力关系的形式在运作的。简而言之，话语既被社会结构限制又可以改变社会结构。

① 本文研究的所有语料都来自于知名度比较高的中国人的博客和播客以及以下四个网络社区/论坛：1. 天涯网上社区（www.tianya.cn, 1999至今）：这个社区开设了种类繁多的论坛，内容涉及时事、民生、文学、情感等等，其中许多文章都被各大网站转载，也是中国网民实现文学出版梦的平台。平均日访问量达到8442000人次。2. 猫扑网（www.mop.com, 1997至今）：该网站是中国人肉搜索的始发地。借助人肉搜索，中国网民将各自生活中遇到的难题发布到网上寻求帮助，也经常会引发讨论或引爆社会热点。例如，“华南虎事件”。3. 西祠胡同（www.xici.net, 1998至今）：中国最早的网上论坛。4. 新浪网上论坛（http://bbs.sina.com.cn, 1996至今）：中国最早的BBS发源地和最流行的网络论坛之一。

相对威权话语而言，平民话语权是每一个普通公民自由参与国家事务和社会公共事务的讨论，用隶属于自身团体的一整套概念、陈述和逻辑来自由表达个人观点、意见和看法的话语权力。平民话语权体现了一种平等的人文精神。新媒体出现前后，中国的公共话语空间的平民话语的实践出现了变化。

在传统媒体的话语空间中，平民话语只能是作为被拣选的话语出现，难以自主表达。即使在传统媒体的集团化、产业化改革中，其国家性质也必须使之坚守“无论如何改革，必须遵循‘四不变’原则：党管媒体不能变，党管干部不能变，党管导向不能变，党管资产不能变”^[6]。此外，媒体把关人作为“党的喉舌”，谨慎地履行着议题设置和政治过滤。即使有平民话语的表达，也主要是为了证实一种结果，例如社会发展的成果，而不是表达对社会的看法和意见。与政治控制同时发生的还有媒体的市场化运作。传统媒体在收视率、阅听力的经济逼迫下，节目趋于同质化、去个性化和霸权化。一家报纸越扩大它的发行量，就越倾向于不会给自己惹麻烦的公共话题^[7]。

布尔迪厄（Bourdieu）曾尖锐指出，上电视意味着“一种自主性的丧失，其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其中之一就是主题是强加的，交流的环境是强加的，特别是讲话的时间也是有限制的，种种限制的条件致使真正意义上的表达几乎不可能有。”^[8]在互联网之前的大众传媒时代，在中国特殊的新闻体制和政策下，平民的公共话语空间受到极大限制。

网络的互动传播方式彻底颠覆了传统的单向传播，一台电脑、一个鼠标和一根网线就为平民话语空间的形成奠定了最基本的物质基础。网络传播的匿名性特点，又使得网民即“网络公民”的阶级和地位的消解成为可能。

网络的交互性是对传统信息传播技术的飞跃，也是精英们无法完全控制的。它很像潘多拉魔盒，打开了，就不曾关住。一方面，在市场化 and 商品化的经济推力下，大众无需掌握复杂的技术即可在互联网上进行自由的文本生产。网络不再是技术精英的特权。另一方面，由于网络不像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体一样只掌握在有限的精英阶层、权威阶层手中，渴望话语权的平民不用再被动地听任媒介精英们的指手画脚了，因为只要能进入互联网，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作家、记者、评论家、制片人和导演。

平民百姓通过 BBS、网络论坛、虚拟网络社区、聊天室、电子邮件列表、博客、播客等互动交流工具，开始肆无忌惮地进行文本的生产和创造，开始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和观点，开始“进谏”，也开始“恶搞”。网络时代成了一个平民话语的狂欢时代。

二、中国网民话语的六种类型

网民话语以网络文学、网络博客和播客、社区闲谈聊天等形式被生产和编码，大致可以分为六种话语类型。

1. 双声语文本类

双声语文本类指文本生产者往往有的放矢，针对此前已经存在的旧文本进行对话性地编码，或直接反驳、或蓄意篡改、或借题发挥，目的是在新旧文本之间形成对话，对抗性地质疑和颠覆旧文本中能指和所指的原始意义。比如曾经在网上白热化的“韩白之争”，针对白烨在博客上的文本《“80后”现状与未来》^[9]，韩寒在自己的博客上直接质疑，和白烨对话。

作为我本人，非常讨厌以年代划分作者，每个优秀作者都是个性鲜明的人，哪能分类？难道1966年到1976年间生的人都叫“文革类”？文革失败了，难道那批人就叫“文革败类”？时代划分人，明显不科学。……好像白老人家一点头，你丫才算是进入了文坛。其实，每个写博客的人，都算进入了文坛……文坛算个屁，茅盾文学奖算个屁，纯文学期刊算个屁……什么

坛到最后也都是祭坛,什么圈到最后也都是花圈。^[10]

这段话是一段暗辩式的双声杂语,以讥讽的口气展现了韩寒和白烨之间的话语冲突,这是市场对文坛的挑战,更是一种大众文化对精英文化的嘲弄。这段话独白可以还原为如下对话:

白烨:“50人”和“60人”之间,“60人”和“70人”之间,虽有差异但差距还不是非常大,但到了“80人”这一代,差异就特别的大,简直就是一条鸿沟了。

韩寒:作为我本人,非常讨厌以年代划分作者,每个优秀作者都是个性鲜明的人,哪能分类?。

白烨:(当然),“80后”这个概念现在看并不十分准确,但目前还没有更好的概念来替换,因为“80后”更多的是一种文化现象,还不能说是一种具备了文学思潮或文学流派特点的文学倾向,只能先用这样一种年龄和年代的概念来概括。

韩寒:难道1966年到1976年间生的人都叫“文革类”?文革失败了,难道那批人就叫“文革败类”?时代划分人,明显不科学。

白烨:(我是想说)他们(“80后”)中的许多作者,都是直接通过出版者出版了自己的作品,没有经过按部就班的文学演练,因而文坛对他们知之甚少或一无所知。

韩寒:好像白老人家一点头,你丫才算是进入了文坛。其实,每个写博客的人,都算进入了文坛。

白烨:(只能说)“80后”走上了市场,但没有走上文坛。

韩寒:文坛算个屁,矛盾文学奖算个屁,纯文学期刊算个屁,什么坛到最后也都是祭坛,什么圈到最后也都是花圈。

看似单一的文本要达到的是对话的目的,这是双声语文本的特点。其文本编码中处处可见威权的影子,同时又都以反讽的语气完成对威权的消解和否定,在这种否定中表现出对更新交替而由此创生新的意义之肯定。

2. 戏仿和戏谑类话语

20世纪90年代以来曾经流行过一系列颠覆历史的“戏说”剧:《戏说乾隆》、《还珠格格》、《铁齿铜牙纪晓岚》、《康熙微服私访记》等,不一而足。同时,香港影星周星驰主演的以《大话西游》为代表的影视剧也开创了“无厘头”的先锋。一时间,这些反传统的思维模式得到了网民的认同,网络上类似这样的戏仿、戏谑类话语开始遍地开花,它不仅包括对历史和传统的颠覆,而且包括对被颠覆的历史和传统的再颠覆,传统意义上的历史就这样被剪辑、拼贴、裁剪和戏弄得面目全非,“歧义、多义、无中心、零深度”成了这类话语的特点,而“所有这些都宣告了话语威权的崩溃。”^{[11](374)}

(1) 文学戏仿和戏谑

这类话语是根据传统的文学作品进行改写、编纂,有的在传统的价值图谱上保持主要的事件、人物和时间主干,然后进行具体情节上的添枝加叶,任意嫁接。如网络文学《潘金莲之花样年华》、《明朝的那些事儿》;有的则根本抛弃原价值模式,如《新版白毛女》;还有的干脆将空间和时间彻底转换,仅保留历史人物,如猫扑网的帖子《大清电视台新闻联播》,以下节选一段主持人开场白:

主持人:嘉庆爷万岁万岁万万岁,广大老爷们和老少爷们大家好!今天的内容主要有:嘉庆爷看望后宫,并号召建设节约性后宫;吏部尚书刘墉布署今年的廉政反腐工作;各大部司衙门纪念阿桂逝世16周年;山东巡抚严禁跑官要官;坚持不移地打击邪教天理教的嚣张气焰;河道原臬台雇凶杀情妇被判死刑;江西盐道查获大批私盐;江南科考3名秀才作弊被革除功

名；马车瓜贩无法无天撞伤城市管理者。^[12]

这种戏谑性话语混淆了古今分界，用隐喻的手法同时嘲弄了古今社会体制和共同存在的一些不良社会现象。仅就这段主持人的开场白来看，它的能指和所指所形成的讽刺意义是多重的，既戏谑了一成不变的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的话语模式，又以大清时期的腐败和社会不公影射现代社会出现的种种弊端，是一种对国家话语和威权力量的狂欢式的脱冕。由于这种表达方式采用了诗学的隐喻手法，不同于日常生活中赤裸裸的批评和责问，也不直接针对具体特殊的某个当下社会事件，但其同样能达到对社会不良现象揭示和否定的效果；既避免了和威权的正面对抗和冲突，同时又能够表达出个人对威权的不满和抵触。因而，这类话语越来越成为平民百姓擅长和喜爱的话语类型。

（2）恶搞

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更新和进步，一些音频和视频软件越来越智能化，平民大众无需掌握复杂的计算机操作技能就可以自己制作一些视频图像，然后上传到各个网站、社区或者个人播客上，这样，网民就不仅可以在文字的改写编纂中找到恣意狂欢的乐趣，而且还可以将一些所谓社会主流的电影电视作品进行断裂式、歪曲式的重新解读。最有名的当属网络恶搞英雄胡戈根据陈凯歌的电影《无极》创作的恶搞作品《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以下简称《馒头》），整个视频长达20分钟，以电视法制节目的形式，对电影《无极》进行视频剪辑，再加上恶搞解说，中间还插播电影人物的搞笑广告，使得《无极》的剧情和拍摄手法像《馒头》所揭示的一样“无极=无聊×2”。类似《馒头》这种狂欢式的恶搞片还有很多，内容涉及流行歌曲、好莱坞电影、日韩电视剧、社会焦点人物等各个方面。

有研究者给恶搞下定义：“恶搞是一种娱乐消费时代下的，依托于电子传媒技术，尤其是网络影像技术进行制作、传播，外表以无厘头、搞怪，内核以颠覆、反讽为显著特征的文化现象。”^[13]

3. 网络“新话”

在虚拟空间中，还有一种话语，它的语境是来源于官方的权威话语及精英语语，它往往只是一些官方使用频率较高的词语，比如说“三个代表”、“和谐”；它或者是社会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或者焦点事件中出现的官方用语，如“杭州胡斌飙车撞人事件”中杭州交警在新闻发布会中公布的车速“70码”；它也可能代表一些社会事件中的焦点方，如对“拉萨3.14事件”进行失实报道的美国CNN电视台，以及“杭州胡斌飙车撞人事件”中对媒体进行新闻通报的“杭州交警”。

“威权政府有一整套自己的‘官话’，它如同奥威尔笔下的‘新话’，是一套自我指认的语言，它无所不在，但又令人奇怪地缺场。当人们想要表达人与人之间的真实感受的时候，没有人使用‘官话’；而当他们欲求模糊性和混乱性的时候，‘官话’就大行其道。”^{[6](298)}由于“官话”给人的感觉严重脱离现实和程式化，往往被网民在无奈和轻蔑中滥用，成为网民们嘲笑的对象。

网络“新话”往往由于其来源于官方或者公认的权威方，其词语的使用频率又较高，或者所代表的事件影响较大，知名度较高，且事件又通常能揭露出一些社会问题，所以网民们就将这些词语和日常生活用语结合起来使用，由于其互文性特点以及将严肃和日常结合，将“上”、“下”倒置的用法，这类话语往往能产生反讽的效果，并且实现了旧有意义的增殖。比如：

做人不能太CNN；做人不能太“杭州交警”。

孩子你再哭，70码要来了。（“70码”这个词还被专门收入了号称“全球最大的网络中文百科全书”的“互动百科网”）

此外，网络“新话”还有一种“被”动态的话语形式，这种话语将传统的只能用于主动态的语法进行变异，针对一些社会问题，变“主动”为“被动”，是对社会体制的一种无奈的抨击和嘲笑。如针

对有些大学追求就业率和招生率,要求大学生必须在毕业时签订就业协议书才能拿到毕业证的做法,有网民发帖说“4年回头一看,发现不是我上了大学,是我被大学上啦!”;还有的网民质疑统计局关于职工平均工资增长的统计数据,在“新浪杂谈”中撰文题为:“你的工资被增长了吗?”这些被动语态的反常运用,是弱势群体对强势体制的一种无奈而有力的嘲讽。

4. 色语和秽语

网络色语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下半身”语言与市场的结合,如一些色情网站发布的内容(主要是图片和视频),还有一些利用个人聊天视频工具进行的色语交流。这类色语是纯粹的在市场化赢利性的经济驱动下的产品;随着Web2.0时代博客的免费开通,虚拟空间成了许多平民百姓书写“私人”日记的“公共”场所,“下半身”语言开始发展成一种将文字和肉体结合在一起的体验,它也成为了一种吸引注意力的策略,通过书写个人隐私来满足大众的“窥淫癖”,同时采取一种反传统的立场来表现自我。比如2003年,“木子美”在新浪开设的博客,详细记录了她每一次的性经历和性体验;还有数天内导致天涯网站访问量达到百万人次的“竹影青瞳”的博客,也同样地将成名和肉体联系起来。

秽语也有两种类型:一种是网络“脏话”;还有一种是在网络公共领域,比如在时政论坛、BBS或者虚拟社区中经常拍砖的人,内容涉及时政抨击,观点冲突的人互相谩骂等。其功能主要是确立文化挑衅和道德反叛的姿态;增加言说者的暴力指数,击溃对方;最简洁的意识形态表态以及充当话语大麻,获取心理和生理双重快感。^{[11](347)}

此外,还有一种色语和秽语的混合物,它“色”外“秽”中,或者和政治扯上边,以领导人为对象,“简短而生动地陈述淫秽而机智的细节,在口淫的过程中完成对意识形态的喜剧性颠覆”;^{[11](129)}它或者又和传统文学拉上关系,以谐音和偷换概念的方式将文学变“性”。

5. 政治精英式话语

网络时代让每一个可能触网的人都成为“生产者”和“接收者”。在有着典型“生产型”话语的博客里面,还有一种类似于“精英”的平民话语,它主要是针砭时弊,就社会的时政热点焦点进行评论和剖析,对政府的腐败不良行为进行抨击,甚至挖掘传统媒体的“新闻禁区”。例如:韩寒的实名博客具有典型的政治精英式话语特征,其博文论及时事、政治、环境、文化以及民生等话题。其博客至2010年初已经吸引了超过3亿的点击率,是目前点击率最高的个人博客,被中国网民称为“中国最大的思想集散地”。^[14]除了实名制的博客外,还有大量的匿名的政治性、评论性的个人博客。

这类话语在传统的意义上只属于国家的精英阶层或者媒体的精英们,但在网络时代,“精英”已然被消解,每一个平民百姓都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和观点,都可以成为“精英”,都可以“指点江山”、抨击社会不良现象,因而精英的能指已经被掏空,只剩下形式化的所指。此类话语是中国网络公共领域中的重要基石,故笔者称之为政治“精英式”话语。

6. 网络流行语

(1) 社会事件的“神话”

这些被“神话”的词语往往来源于特定的社会事件,在其抽空了第一层意义上的所指之后,产生了第二层意义甚至第三层意义上的所指,实现了特定社会事件“神话”化的过程。如网络流行语“红楼选秀”,第一层所指是北京电视台为拍摄新版电视连续剧《红楼梦》的选秀过程。由于这场为期近一年、席卷全国的选秀被炒作得轰轰烈烈,因而“红楼选秀”被网友认为是“炒作民意”的代名词。再如网上很流行用“断背”来代替“同志”,“断背”是根据李安的反应同性恋的影片《断背山》而来,后来“断背”就成了同性恋者、同性恋性行为、同性爱恋的同义语。

（2）网络行话

这类用语是网民在网上聊天的过程中经常使用的词语，比如喜欢某个帖子，想让该网络文本总是处于最前面，就多往上“顶”，不喜欢叫“挖”或者“踩”；喜欢某些言论，网友流行用“赞”；被某些东西惊吓到了或者感到很震撼，叫做“雷”，比如网上有贴“好雷人啊，芙蓉姐姐开个唱了”。

还有根据网络游戏中的内容衍生来的流行词语“秒杀”，原意是游戏中玩家在与怪物打斗时，对手过于强大，玩家在还没有还手余地的时候就被杀死。当该词脱离游戏语境后，其第二层意义上的所指成为“女性的吸引力”，如“睡裙女子秒杀男人”；或者指“限时血拼购物”，比如“淘宝秒杀商品”。

三、中国网民的话语实践：收编与抵抗

在互联网这种互动性、参与性极强的虚拟空间中，一定程度上来看，网民的任何一种话语建构都是基于他人话语之上的，评论是针对他人的言论而言，恶搞和编纂是在他人创设的语境中的颠覆，哪怕是博客中的自我抒情式表达也总是有着他人表述的影子，形成自我和他人的一种对话关系。这种关系“是语音化了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一个具体的话语来说，它总寓有两种不同的表述意向（指向他人，又指向自己）”。^{[15](95)}网民话语往往形式上看似自说自话，但实质上是一种指向对话且期待协商的话语方式。由于其经常和隐喻的诗学特征结合在一起，文本之间期冀通过反复地对话完成能指和所指意义间的不断增殖和创生。

网民话语这种独特的话语方式与线下的话语方式有所不同，因而话语实践中所表现出的和权威形成的权力交往关系也和现实中迥异。首先，这种关系不同于传统的“上”、“下”（上情下达）交往关系，因为线上交往是“平面”的；然后，线上交往也不同于现实中那种“真刀真枪”似的交往方式，因为它是虚拟的，是以电脑为中介的。

就网民话语而言，其隐喻、讥讽、嬉笑怒骂等诗学特征所带来的快感的根源在于“上”（权威）“下”（大众）之不同思想体系的交锋被突破，在互联网的“狂欢广场”上，杂语破坏了原来的话语秩序。“构成杂语现象的语言，与这些语言密不可分的思想体系及对世界的态度都是互相对立的，绝非和平相伴”。^[16]略带讥讽、辩驳和低级幽默的杂语是一种大众文化对所谓“权威”和“常识”的解构，从一定程度上说，是对权威话语及精英阶层等宰制文化力量的挑战和否定。同时，正如狂欢节的本质蕴藏着一种交替和变更的精神、死亡与新生的精神一样，网民话语的混杂所带来的狂欢快感来源于一种新旧话语秩序的交锋，来源于对旧意义否定性地颠覆和对新意义再生的肯定，即体现出一种对交替和变更、多种声音和多元思维的积极肯定和推崇。

一方面，否定过去和传统就表示肯定未来和创新，颠覆单一的权威和精英，也代表呼唤多样的声音和观念，网民话语“既可卸下未来的重负，又可摆脱过去的牵累，不使未来成为威胁，又能摧毁过去的完成性、封闭性，将过去纳入当下的情境中，对它进行讽拟、戏骂和羞辱；在讽拟、戏骂和羞辱中，又对它亲近、欢呼和迎接。”^{[15](95)}前文所述的网民话语的六种类型正体现了这种正反同体式的文化价值。在颠覆和建构中，在拒绝和接纳中，在脱冕和加冕中，它“既是危险之源，又是创生之源”。^[17]最终，在这种否定和肯定中一种平等开放的话语观被建构起来。

另一方面，网民话语并没有体现出一个确定的价值取向，比如说在恶搞中，在戏说中，在各种秽语和色语中，它想要表达什么样的价值观呢？实际上，它并不想严肃地阐述某一种特定的文化价值观，也不想让周围的生活带有任何确定性，其价值取向又并不是稳定的，它具有不确定性，而这也正是狂欢的特点。

然而,这种正反同构也好,价值不确定性也好,都恰恰体现了网民话语真正想要表达的一种文化斗争中的意义。因为,网络平民话语空间的形成和崛起正是“‘低级’的部分坚持自己有力量在文化中占据一席之地的证据”,其功能“乃是解放,是允许一种创造性的游戏式的自由”。^{[18](86)}网民们依托这种游戏式的话语方式,瓦解了威权和传统的高高在上和不可亵渎,显示出自身的力量,哪怕这种力量是有限的,甚至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只要平民话语的力量还存在,就必定能使威权话语宰制力量如履薄冰,最终有可能通过话语实践的斗争影响社会变迁。

在互联网的公共话语空间中,毫无疑问,政治精英式话语充分体现了重要的公共精神,为公民社会的形成和成熟奠定了牢固的基石。然而,其他的话语类型,虽然从形式上来看,充满着荒诞和不经,许多都以娱乐和流行的民间叙述方式大行其道,但其在当今中国的政治体制下存在是有其原因及特殊的不容忽视的价值和意义的。政治精英式话语由于其往往论及威权比较敏感的政治话题,且很多政治目的十分明确,从而易引起威权的不安及对话语空间的收编。而那些以娱乐的形式出现,混合了各种文化的、政治的、流行的话语类型,往往可以借助于隐喻等诗学手法将“对话”进行到底。这种以流行话语的面貌和方式出现的网络话语还将在未来持续存活和繁衍,并为中国公共领域的最终形成打下话语基石。

最后,网民话语和威权话语的文化斗争不是激进的和极具杀伤力的,而是“游击战式”的。它依托着狂欢式的丰富多彩的文本和威权话语的文本游戏,或声东击西,或缄默不语,或尖锐迅疾,形式林林总总,但贯彻始终。这种游戏最终形成一种零散的组织性不强的大众对威权的抵抗,这些抵抗行为可能是“抵抗而具冒犯性的”(比如某些政治性的精英式话语——笔者),“也有某些抵抗行为更倾向于顽固地拒绝宰制的力量,还有一些行为则更是回避性的、狂欢节式的、较为解放的”(比如大多数流行的、以民间叙述方式表达,混合着娱乐、文化、政治的话语类型——笔者)。^{[18](177)}

中国网民话语的这种持续渐进的文化游击战也直接在日常生活的话语实践中打响,平民话语开始不断地显示出力量:政府开始倾听网络“舆情”,传统媒体开始在网络的平民话语中寻找报道素材,许多社会事件的最终结果在网民话语的压力下被改写或者得到重视。

四、结语 网络公共话语空间的想象

在中国特殊的政治体制和新闻体制下,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无疑成为中国公民的福音,因为虚拟网络为公共话语空间的拓展提供了可能的载体。尽管包括网络运营商在内的市场方面仍然会出于利益的考虑向政府妥协,但是政府—市场之间的控制关系远远不像政府—传统媒体那样直接和容易。虽然政府近年来也加强了网络监管力度,但是由于网络的普及和技术的日常化,网络已然成为一种大众资源,其互动性和即时性也使得网络成为了大众进行话语实践的最佳场所。

由于许多敏感的公众话题,比如对一些主要立法、政策的直接抨击;可能煽动民族独立和集体公共事件以及其他可能影响到社会稳定的话题等,这些话语所引起的公共讨论很有可能被直接屏蔽掉,其扩散的程度往往非常有限,甚至有可能一出生就夭折(网络管理员可以直接删除)。在这种情况下,网民话语的其他一些看似娱乐性较强的大众话语开始在网络上蓬勃扩散开来。敏感的公众政治话语由于其明确的政治目标往往对威权形成一种威胁,而娱乐化的大众话语往往借助各种类型的隐喻、看似不确定的价值观与威权话语形成一种游戏关系,在这种游戏中进行着一种“狂欢式”的表达,同时以“游击战”的形式循序渐进地争取着弱势群体在文化中的一席之地。

就中国的情况而言,目前虽然无法形成像哈贝马斯(Habermas)^[19]笔下“公共领域”的理想状况,

但也并非如大多数学者所认为的那样“前途暗淡”和悲观。因为在网民话语这一庞大的话语体系中，大众流行话语正以各种各样的面貌和方式进行着一种迂回曲折的文化斗争，公共精神也散落和蕴藏在大众流行话语的方方面面，而正是依托大众流行话语这样一种缓和及循序渐进的方式，中国的公共话语空间才得以生存和不断发展壮大。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这样一种话语方式同样也起到了让威权来“倾听”的效果，并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社会变迁的目的。

参考文献：

- [1] CNNIC. 第25次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数据来源于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官方网站 [EB/OL]. <http://www.cnnic.cn/html/Dir/2010/01/15/5767.htm>.
- [2] Li Shubo. Online Public Space and Public Ethos [J].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2010, 32 (1): 63-83.
- [3] 刘琼. 网络：一个公共话语的狂欢世界? [J]. 广播电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5, 134: 52-62; 陈骁. 网络公共领域的存在性探讨 [J]. 新闻界, 2006 (5): 101, 126; 静恩英, 杨励. 网络公共领域的现实考察——以BBS论坛为例 [J]. 新闻界, 2007 (1): 41-42; 严利华. 新媒介与公共领域建构 [J]. 东南传播, 2009 (54): 43-44.
- [4] 诺曼·费尔克拉夫. 话语与社会变迁 [M]. 殷晓蓉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3: 61.
- [5] 马克·波斯特. 第二媒介时代 [M]. 范静哗译.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82.
- [6] 胡泳. 众声喧哗：网络时代的个人表达和公共讨论 [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307.
- [7] 胡泳. 十年一刊：从文化年代到媒体年代 [EB/OL]. 2006年4月26日. 新浪网：http://blog.sina.com.cn/s/blog_3f4607840100021l.html.
- [8] 皮埃尔·布尔迪厄. 关于电视 [M]. 许钧译.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9: 11.
- [9] 白烨. “80后”的现状和未来 [EB/OL]. 2006. 取自新浪网：http://blog.sina.com.cn/s/blog_5fec8af30100d32n.html~type=v5_one&label=rela_prevarticle.
- [10] 韩寒. 文坛算个屁，谁也别装逼 [EB/OL]. 2006. 取自：<http://jiashiming1983.t8log.cc/tn/blog-htm-do-showone-tid-13939.html>.
- [11] 朱大可. 流氓的盛宴——当代中国的流氓叙事 [M]. 北京：新星出版社, 2006.
- [12] 猫扑大杂烩. 大清电视台新闻联播 [EB/OL]. 2006年3月19日发帖. 取自猫扑网：http://dzh.mop.com/mainFrame.jsp?url=http://dzh.mop.com/topic/readSub_6466268_0_0.html.
- [13] 刘少波, 秦剑. 娱乐消费、网络影像时代下的话语狂欢 [J]. 黄冈师范学院学报, 2008, 28 (4): 110-113.
- [14] 维基百科. Han Han [EB/OL]. 2010年8月. 取自：http://wapedia.mobi/en/Han_Han.
- [15] 王建刚. 狂欢诗学——巴赫金文学思想研究 [M]. 上海：学林出版社, 2001.
- [16] 巴赫金. 巴赫金全集（第三卷）[M]. 白春仁, 晓河译.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8: 77.
- [17] 巴赫金. 巴赫金全集（第六卷）[M]. 李兆林, 夏忠宪等译.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8: 45.
- [18] 约翰·费斯克. 理解大众文化 [M]. 王晓珏, 宋伟杰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6.
- [19] 哈贝马斯.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 [M]. 曹卫东等译. 上海：学林出版社, 1999: 32-55.